

ZHONGGUO
XIANDAI WENXUE
MINGJIA
JINGDIAN WENKU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张恨水

作品

春明外史
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春明外史

张恨水 著

(中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是在这里打牌吗？我怎样发表？”小翠芬插嘴道：“那也不要紧呀，打个电话到部里去，叫他们发出公事去，那还不行吗？”胡春航笑道：“孩子话！”说到这里，早听到门外汽车噗噗哧哧的响。一会儿一个人嚷进来道：“春航！春航！你好快活，在这里打牌。”看时，卢南山带着两个马弁一直冲了进来。小翠芬认得他是陆军总长，便走上前，斜着身子往下一蹲，请了一个安。卢南山走进屋来，两个马弁看见两个小旦在这里，他们就退了出去。卢南山却弯着腰笑嘻嘻的上前，将小翠芬的肩膀一拍道：“你这孩子今天穿得这么漂亮。”常小霞也就立刻走过来招呼。卢南山道：“小霞呀小霞，现在胡春航硬给你孝顺得糊涂了，一从部里出来，就到这里来了。他的太太可不是容易说话，你仔细挨打。”说着挽住常小霞的手，拉他同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。常小霞道：“胡总长到我这里来，太太就不答应，他现在天天晚上到胡同里去，怎样太太就不问呢？”卢南山用手一摸胡子，对胡春航笑道：“春航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话里有话，还要吃点醋呢。”胡春航靠在椅子上，却只是微笑。坐了不到一刻钟，交通次长孔亦方，财政次长钱青化，烟酒督办金善予也来了。胡春航道：“人已经够了，我们就动起手来。我明日一早还有事，牌不要打得太晚了。”这时，常小霞把他们又引到一间精致些的屋子里去，这里共是两间。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客厅，四周陈设了上等外国器具，那也不算什么，只是里面那个屋子，有一张铜床，辉煌夺目。床上挂着湖水色秋罗帐子，用银帐钩挂着，床上面铺着四五寸厚俄国虎斑绒毯，叠着一床水红和一床鹅黄色的绸被。四个蓝缎子金钱绣花的鹅绒枕头，放在两头。床上间，端端正正放着一大部书，两截竖着的洋钱，却是人料想不到作什么用的。常小霞走上前，将那书函打开，翻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套木制的烟家伙，里面烟灯，小油壶，剪子，烟签子全有，而且全是银制的。他再把那一截洋钱拿在手里一扭，翻过来一看，却掀出一个盖子来。



原来这一截洋钱，是个模型，中间是空的，只有上面的盖，和下面的底，是两块真洋钱，中间却是一个特制的烟缸子。常小霞将烟家具摆好，便问哪位玩一口？都说：“不必！我们就打牌罢。”说时常小霞的兄弟常幼霞，捧着一盒像牙骨牌进来。他穿着一件绛色的袍子，周身滚着白边，也没有戴着帽子，脑袋上前面梳了一蓬刘海，后面披着半截漆黑的头发，长长的瓜子脸儿，溜圆的黑眼睛珠子，倒很像一个旗装的女孩子。卢南山看见，一手扯了过来，便搂住在怀里，把鼻子凑着常幼霞的脸，一阵乱闻，口里嚷道：“哪里跑来这么一个小姑娘？好香的脸。”常幼霞挣扎不脱，涨得满脸通红，手一撒，把捧着的牙牌，哗啦啦一响撒了满地。胡春航笑道：“小孩子害臊，你就别和人家闹罢。”卢南山只当没有听见，依旧搂着不放。常幼霞趁他不防备，却一扭身子跑了。卢南山拍着两只手，哈哈大笑。这时早有小霞家里的佣人，将骨牌捡起，放好在桌上。胡春航便问道：“谁推庄？”卢南山道：“自然是你推，我们随便押一个方向。”胡春航对孔亦方道：“亦方先生推几条子试试看。”孔亦方笑道：“这一个月也不知什么缘故，我的手气总不好。前次在钱次长那里推牌九，摸了一副天杠，要吃一个通，偏就碰到胡总长一对五，吃了两家，还赔出去一千八，推庄我是不敢来。”胡春航笑道：“那回我只赢五千块钱，结果一个也没落下。”说着对常小霞指道：“给他买了一辆车子了。你今天何妨再摸一副天杠？”又笑着伸手拍了小翠芬的肩膀道：“也许孔次长送你一辆汽车呢。”孔亦方笑道：“若是那样送汽车，就送一百辆，翠芬也不见我的情呢！”小翠芬笑道：“我就不是那样想，随便哪个送我一辆汽车，在这儿的人，我都见他的情。这话怎说呢？因为没有您五位，牌就打不成功，打不成功，就没有人赢钱送汽车给我，所以说起来，都是有人情的。”卢南山笑道：“伶牙俐齿，你瞧他这一张嘴。”大家都说：“这孩子真会说话，怪不得《双铃计》，他演得那样活灵活现。”胡春航



走到桌子边，用手抚摩着牙牌，说道：“谁推庄？快来，不要谈天了。”大家都说：“还是胡总长推罢，真是胡总长输得太多了，我们自然有人接手。”常小霞道：“胡总长在我这里耍钱，没有输过。”金善予道：“你总是帮着胡总长。”卢南山道：“这才叫疼不白疼，像刚才我疼一疼幼霞，就一撒手跑了，那才是白疼呢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这时胡春航已经坐下去了，在那里推庄。大家抓着筹码，便押起来。孔亦方坐了上门，金善予坐了下家，卢南山坐了天门，钱青化却坐在卢南山的旁边，押一个满天飞。常小霞端了一张方凳子，挨着胡春航坐下，小翠芬随随便便的一屁股却坐在金善予后面。卢南山道：“小翠儿坐过来，你怎么老爱姓金的？”钱青化道：“那末，坐到我这里来罢，我姓钱，我也不让姓金的阔呀。”他们这一说笑话，弄得小翠芬坐在金善予背后不好，不坐在他背后也不好，臊得满脸通红。恰好庄家拿了一副地八吃了一个通，大家才止住笑，留心到牌上去了。自这牌以后，庄家手气就红起来，不到一个钟头，胡春航就赢了七八千。孔亦方手气最闭，常常拿整十，他牌品是最好的，越输越镇静，嘴里老衔着玳瑁烟嘴子，抽完了一根烟，又抽一根，默然无言，烟灰自落。卢南山就不然，输了一千多块钱，“他妈的”三个字，在口里闹个不歇。牌九推到十二点钟就歇了手，算一算胡春航赢了五千，钱青化输了两千，卢南山输了一千八，孔亦方输了五千开外，金善予却只赢几百块钱。除赢家而外，得了头儿钱三千八。胡春航将筹码子放在桌上分了一分，划出三千八百元来，指着对小翠芬道：“这是你的，拿去买一辆车罢。”小翠芬听了这话，眯着眼睛一笑，站起来退了一步，对着五个人，共总请了一个安。笑着说道：“谢谢您哪。”胡春航对孔亦方道：“怎么样？这汽车不是你送的吗？”孔亦方笑笑。这窗户的横头，摆着一张横桌子，桌子上面，有些零碎纸张和信笺之类，孔亦方抽了一张信笺就着桌上的笔



墨，行书带草的写道：“即付来人大洋五千六百元整，某年月日亦方。”写完了，交给胡春航，笑道：“今天又幸亏没有推庄，只送钱给总长一个人。要是推了庄，恐怕要普遍的送礼了。”说时，钱青化照样也写了一张二千元的单子。卢南山却不同，在马褂子口袋里，抽出一沓支票，填了一千八的数目。两个人同时交给胡春航，卢甫山却操着大花脸的韵白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兄弟二人，也有个小小的帖儿。”常小霞小翠芬听了，这原是《穆柯寨》里的一句戏词，先撑不住要笑，大家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时，常小霞家里，端出准备的稀饭小菜来，另外还有几张特制的火腿油饼，是卢南山他们最爱吃的。大家吃得饱了，各自散去。惟有胡春航没有走，在里面那张铜床上烧鸦片烟。一会儿工夫常小霞穿了一件水红色满身印着蝴蝶采金瓜的旗袍，走到床面前，笑着问胡春航道：“你看看，这是我新制的一件行头，好不好？”小翠芬却站在常小霞身边，和他牵衣襟，扯领子。他身上穿着葱绿色袍子，系着白绫子腰带，和常小霞的衣服，互相衬托，越发显得鲜艳。胡春航一看，真是风流俊俏，好看煞人，正合了古人那一句话，“不知乌之雌雄。”口里不住的喊道：“好好！”常小霞见胡春航说好看，穿着那件旗袍不脱，就躺在床上和胡春航烧烟，小翠芬便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紧紧的挨着胡春航。胡春航一口烟正吃得足了，便在袋里掏出那三张支票来，对小翠芬道：“他们的支票交给我，我还忘了交给你，你拿去罢。”说着把那一千五千元的一张纸单子交给小翠芬，又道：“多的一千六百块钱，算送给你的，你买珠花也好，买宝石也好，……”小翠芬笑道：“我也不是个娘儿们，买那些个东西作什么？”胡春航笑道：“买给你大奶奶，还不行吗？”小翠芬原来也认得几个字，看看那张信纸，只写五千元，又没有图章，又不像个发票，便问道：“凭这个就能拿钱吗？”胡春航道：“连你这么一个小角，难道这一点小事还没有经过不成？”这句话说出来，臊得小翠芬满脸通红。常小霞道：“不



是他没有看见过支票，不过数目多一点儿，恐怕要先打一个电话，通知银行里一声吧？”胡春航道：“你这倒说的是，不过银行里的人，都认得笔迹的，你去拿钱，他们自会打电话去问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小翠芬见胡春航痛痛快快，给了他五千块钱，感激得很。心想不料昨天晚上输了一千多块钱，倒输出好处来了。这一感激，真不知道怎么谢谢胡春航才好。胡春航在那里烧鸦片，小翠芬只是在旁边陪着，并不说回去的话。一直到了两点多钟，实在夜深了，常小霞便对小翠芬道：“大嫂子在家里等着你啦，还不回去吗？再过一会儿，天就快要亮了。”胡春航鸦片瘾本来不大，原是烧着玩，提提精神，这时并没有抽烟，只躺在床上，和他们说话，也笑着对小翠芬道：“我叫我的车子，先送你回去罢。”小翠芬心里一机伶，明白了，便道：“路不多，用不着坐汽车，我自家儿的车子，还在这里等着啦。”说着又和胡春航鞠了一躬，笑道：“谢谢您哪。”便笑着走了。常小霞携着小翠芬的手，送到房门口，小翠芬便拦住他道：“你陪总长坐罢，别出来了。”说用手一牵常小霞的衣襟道：“瞧你这个。”常小霞低头一看，才想起身上穿了件花旗袍，红着脸就没有送了。

这里常小霞和胡春航躺烟灯，一直就闹到天亮，到了下午一点钟，胡春航要出席阁议，才坐着车到国务院去了。阁议席上，内务总长陈伯儒问胡春航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为着那笔协款的事，好几处打电话找胡总长，总没有找着。”胡春航道：“昨天晚上，有一个约会，回家晚了一点。”说着，对陆军总长卢南山望了一眼。陈伯儒一想，这里面一定有缘故，许是他们又在哪里赌了一晚上钱了，也就没再问。

阁议散后，陈伯儒想起牛萧心昨天晚上打电话找他，因为有事没去，约了今天下午去的，我倒要去看看，便坐着车到牛萧心家里来。牛萧心的妹妹牛剑花，左手提着一只银练钱袋，右手提着一把绿绸伞，正往外走。在大门口顶头碰着陈伯儒，站住了，



笑了一笑，深深的一鞠躬。陈伯儒一看，只见她穿了一套水红色的衣裙，挖着一个方领，雪白的脸上，微微的抹了一层淡红的胭脂，烫着的头发，梳了两个蓬鬓，却用一根鱼白色的绸辫，围着额顶，将烫发一束，越发显得妩媚。陈伯儒早也就满脸堆下笑，问道：“出去玩玩？”牛剑花笑道：“看电影。”说毕，拿伞尖点着地，踏着高跟鞋，袅袅婷婷走了过去。打陈伯儒面前过的时候，那一阵身上头上的香味，直往人身上扑来。陈伯儒灵机一动，倒想起了一桩心事。不觉慢慢的放开脚步走了进去，那牛萧心他在屋子里玻璃窗里面，看见陈伯儒来了，不由得笑起来。他这个人演起戏来，表情细腻不过，平常做事，也是如此，他就早走了出来，侧着身子，掀开帘子让陈伯儒进去。陈伯儒坐下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笑道：“这两天累极了，昨晚上，忙一晚，今天白天，又忙半天。要不然，昨天晚上我就来了。”牛萧心道：“昨晚上，胡总长在小常家里耍钱，陈总长去了吗？”陈伯儒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牛萧心道：“他的跟包的，刚才到这儿借一样东西，谈起来了。”陈伯儒道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为了修河的款子，昨晚催着他在部里先移几万用用，以救目前之急，他倒不要紧似的，不管这本账，真是不讲交情。”牛萧心笑道：“怪不得小常前天告诉我，说咱们要发财了。”陈伯儒道：“他怎样说我们会发财。”牛萧心道：“他说是胡总长告诉他的。说是这治河的款子，您可以落下一二十万，至少要赏我一万八千儿的，这不是咱们都发财了吗？”陈伯儒刚要说话，只听见一阵皮鞋响，牛剑花将帘子一掀，走了进来，把手上绿绸伞钱袋，一齐往桌上一放，一歪身坐在一张沙发椅上，支着两只皮鞋的足，搁在身边小椅子上，笑道：“好不该出去。”说着举起手，捏着一个小拳头，在额角上捶了几下。陈伯儒笑道：“大姑娘不是瞧电影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”牛剑花道：“一进电影场，脑袋晕得要命，一张片子也没看，痛得坐不住，我只得回来睡觉，谁知到了家，头晕又好了。”陈伯



儒道：“我猜不是这样，一定约的朋友没有到，大姑娘一发气，就回来了，对也不对？”牛剑花瞅了陈伯儒一眼说道：“可得赔偿我的名誉。”陈伯儒道：“凭你哥哥在这里做证人，我这句话，怎么要赔偿大姑娘的名誉，难道说你就没有朋友吗！”牛剑花道：“朋友是有，也不过是几个姊妹们，不像你说的，话里有话的朋友。”陈伯儒笑道：“我也没有说你是等男朋友呀，你为什么先就疑心？”牛剑花在身上取出一方手绢蒙着脸，笑着说道：“我不和你说。”他们在这里闹，牛萧心在一边看见，只是微笑，一声不言语。陈伯儒笑着对牛萧心道：“我看你们大姑娘，实在是聪明人，比起来，比你好得多呢。要当他的姑爷，真不容易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个哥哥，也太糊涂，这么大姑娘了，还不给人家找婆婆家。”牛萧心还没有说话，牛剑花一翻身站了起来，用手举着桌上的茶杯，眼睛斜看着，笑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，我泼你。”陈伯儒笑道：“做姑娘的，总有一个婆婆家，我这话也不算错呀。”回转头来又对牛萧心道：“正经话归正经话，我路上倒想有一个主儿，不知道你们是主张自由结婚呢？还是主张旧式的要人做媒呢？”牛剑花又插嘴道：“新的不要，旧的也不要。”牛萧心却说道：“总长能出来介绍一个，那是极好的。不知道是我们南边人，还是北边人？”陈伯儒对牛剑花映一映眼，又对牛萧心笑道：“回头我们再说。”牛剑花把身子一扭，说道：“我不和你说了。”说着一撒手就走了。陈伯儒等牛剑花走了，便坐到牛萧心身边椅子上，轻轻的对他道：“你妹妹究竟有人家没有？要是没有……”牛萧心道：“她能伺候总长，那是很好的，不过您太太知道了，说我兄妹两个包围总长，可不要打到我家来吗？”陈伯儒笑道：“傻孩子，你错猜了我的意思了，我这大的年纪，她还要我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放得极低，对牛萧心说了许多话。然后放大声音道：“这么办，我的事就成功了，我想你总可以帮我一个忙。就不知道你们大姑娘乐意不乐意？”牛萧心道：“她人也



很开通的，大概不至于不肯，我回头慢慢再和她商量。”陈伯儒道：“我今天晚上和秦八爷在一处吃饭，那个时候，我打一个电话问你。大姑娘若是答应了，我就和八爷说明，不答应呢，我就不必提了。”牛萧心道：“那样就更好，成不成都没关系。”

他两人这样约好了，当天晚上，陈伯儒到秦彦礼家去吃晚饭。饭后，大家都散了。陈伯儒笑道：“听说八爷新得了一点好土，能不能让我们尝两口？”秦彦礼道：“可以可以，我陪你烧两口玩儿。”于是把陈伯儒引进他的便室里，在床上摊开烟家具烧起烟来。陈伯儒抽了两口烟，便将床面前的电话机，向墙上插座里一插，就躺在床上向牛萧心打电话。电话要来了，因问牛萧心道：“我在秦八爷家里呢。那事怎么了？”牛萧心道：“舍妹完全答应了，请您进行罢。”陈伯儒大喜，摘下电话，对秦彦礼道：“八爷，你猜我和谁打电话？”秦彦礼道：“不是小牛吗？”陈伯儒道：“是的，他和我有一桩小事，要托重你呢！”秦彦礼道：“别打哈哈了，你两人的事，怎样会托重我。”陈伯儒道：“并不是开玩笑，我一说，你就明白了。他有一个妹妹，长的真不坏，要说唱，比她哥哥也差不了什么！”秦彦礼笑道：“好事！好事！你要我做媒吗？我一定帮忙的。”陈伯儒道：“不是不是！我听说老头子想弄一个会唱的，我想她最合格了。可是我没有那胆子敢和老头子说。你能不能顺便对老头子谈一谈？”秦彦礼放了烟枪，起身往上一爬，将烟签子指着陈伯儒道：“你是想老头子交条子，多拨你几万河款呢。对也不对？”陈伯儒道：“别人好瞒，我怎好瞒你老哥？款子下来了，当然不能抛开老哥。”秦彦礼道：“好罢，明儿把她送来我瞧瞧，要是成，我再说。”陈伯儒满口答应“可以”。

到了次日，陈伯儒用自己的汽车，把牛剑花送到秦家。秦彦礼一见很是欢喜。便对牛剑花道：“我先得请老总的示，才好送你去。我们先去长安饭店待两天，等老总答应了再说。”牛剑花



知道秦彦礼是天字第一号的红人，真有明朝魏忠贤那个位分，哪敢不依？就和秦彦礼在长安饭店住了三天。到第四天，才由秦彦礼送给他的老总去了。当天秦彦礼在总衙门里碰见陈伯儒，拉着一边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老头子口气，可以拨你十五万了。咱们怎样分呢？”陈伯儒道：“听您的便，还不成吗？”秦彦礼道：“我看你顶多用五万在河工上吧？我也不要多，给我一个二数，你看怎样？”陈伯儒道：“诸事都望帮忙，就这样办罢。”秦彦礼笑道：“你到底够朋友。可是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人家都说永定河闹水灾是假的，你可是要制造制造空气。不然，这一笔钱财政部也不好意思拨。”陈伯儒道：“这个不值什么，我有法子，你放心罢。”

他出得衙门来，回到家里就叫《应声报》馆的电话。那边接话的，正是社长何丕正，听说陈伯儒亲自叫电话，在电话里一迭连声的叫总长。陈伯儒道：“我这里现在有一段消息告诉你，可以发表。”何丕正道：“是是！”陈伯儒道：“就是永定河的水现在还在涨，京里这两天虽没下大雨，上游的雨大得很，若是再下一两天，这河堤一定保不住，北京怕要上水了。这段消息，关系北京秩序很大，新闻界太不注意了。”何丕正道：“总长说得是，新闻界的人，太缺乏常识了。我一定铺张一下子，总长看好不好？”陈伯儒道：“很好，就是这样办。”两方各把电话挂上，何丕正哪敢怠慢，连忙坐在书桌旁，抽出一张纸来，提笔就写了“本报特讯”四个字。后面接上就是新闻，说永定河如何如何的危险，非赶快筹款修堤不可，内长陈伯儒为了这个事眠不安枕，只是财交两部，老不拨款，教他也没有法。新闻做完了，在前面安了一个题目，写道：《北京人将不免为鱼矣》。题目旁边，又用许多密圈。做完了，自己校对了一番，在烟筒里抽出一根烟卷来抽了几口，摸着嘴上一撮短胡子微笑了一笑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这一段新闻，总打入伯儒的心坎里去了吧！”将烟放下，又抽出红水笔，在上面注明：“排头一条，刻木戳题。”就放在桌上，预备晚



上发稿去登。

这时，听差送上一张名片来，何丕正拿过来一看，却是杨杏园。便道：“请里面来坐。”听差回话出去，一会儿杨杏园进来，何丕正满脸是笑。说道：“我们在朋友家里，会过好几次面，总是没有畅谈过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只怪我太懒，总不很出来活动。”何丕正道：“兄弟托敝本家剑尘先生的话，一定转达到了，杨先生能不能帮一点忙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正为这个事来的。《镜报》那边的事，前天才写信去辞的，那边还没有答应，这几天之内，就到贵报，好像厚此而薄彼，有些不便。何先生的盛意，我是很感激，所以特为过来说明。”何丕正道：“那到不要紧，现在的编辑，在甲报骂乙报，后来甲报得罪了他，特地跑进乙报去骂甲报，这种事多得很。况且我们这里和《镜报》，向来没有什么纠葛的，便不便，倒说不到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正为事情太多了，辞了那边的事。若辞了那边的事，又到这边来，二五等于一十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哩？”何丕正笑道：“这就叫能者多劳。设若杨先生要休息几天，迟一刻儿来，却是不妨的。”说时，杨杏园一眼看见他桌上墨盒底下，压着一张稿子，上面又有红笔标记，便道：“贵报稿子，预备得真早，这个时候就有了。”何丕正听说，就把那张稿子拿起来递给杨杏园说道：“这条消息，是陈伯儒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，很有价值。据他说：他在阁议上一下来，就在国务院里打电话给我，那些阁员都说陈伯儒和我的交情太好了，差不多要当我的访员了。这虽是笑话，报办得像我们这样努力的，实在不多。你先看看我们这段消息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”杨杏园接过来看了一遍，原来是永定河夏泛的消息，便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水势大得很，但是据老北京说，永定河的水，涨到北京城里来，却是没有的事。这回的水若是这样大，不是空前的事吗？”何丕正将手轻轻在桌上一拍道：“所以哪！我们新闻界站在社会的前面，不能含糊，应当敦促政府注意。这段消息，虽是陈伯儒



告诉我的，我不敢视为独得之秘，杨君尽可以在《影报》去发表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很好，一定同样发表。”何丕正又郑重的说道：“我认为这事和北京人利害关系太深了，不可忽视，有些同业，把它登在社会新闻里面，真是没有常识。”杨杏园听了他的话，只是鼻子里答应。后来何丕正越发谈到他和陈伯儒的交情，他说彼此不过是老朋友，绝不是受了他什么津贴。他办河工，办得实在好，政府不给钱，叫他功败垂成，真是可惜。杨杏园有些坐不住了，便告辞要走。何丕正说道：“帮忙的事，还没解决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改日再谈罢。”自己便起身走出来。何丕正不能强留，也只得由他去了。



第二十九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

杨杏园走出来一想，我去回剑尘一个信罢。便到何剑尘家里来。何剑尘的夫人，梳着一个辮子，短衣短袖，裤脚子高高的，穿了一双高跟皮鞋，低着头，身子直转，在院子里扯空竹。那位李冬青女士，也在这里，穿着哗叽夹袄，黑洋皱裙子，踏了一双青布平底鞋，素淡极了。清清亮亮的梳一个头，只蓬着一点鬓发，脸上一点粉也没擦，白里越发映出红来，一派聪明大方的样子，都显了出来。她抱着手笼着袖子，靠在走廊的柱子下，看何太太扯空竹，只是吟吟的微笑。她猛抬头看见杨杏园，一面点了一个头，一面笑喊道：“何太太，客来了。”何太太一回头，见是杨杏园，笑得把头直低到怀里去。手一停，空竹掉在地下直转，将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，抢先进屋子去了。

何剑尘在屋子里笑了出来，请杨杏园里面坐，李冬青也进来了。何剑尘因为他二人会面，想起还书的事，不禁说道：“天下事聚散没有一定，东西也是这样。李先生丢了的那部书，据李先生说，好几年不见了，不料一点儿没动，却在杏园那里被我寻出来，物归原主。这不是一个证据吗？”李冬青听了这话，就对杨杏园一笑道：“谢谢杨先生！不是何先生说，我都忘记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也忘记了一桩事。令堂大人，前次不是托我打听爱美学校的事吗？我去是去了一回，就因为耽误了，忘记回信，对不起得很。”李冬青道：“这是家母的意思，我就始终没有想到这上头去。这是不成问题的事了。”她本坐着的，说到这里，起了起身，牵了一牵衣襟，然后又坐下，才说道：“杨先生那书里，



还有几首大作，恐怕错夹在里头的，我当时寄回去了，收到了吗？”杨杏园听了这话，脸上禁不住热一阵，却笑道：“这本是做好了，打算在报上塞塞空白的，后来一看，究竟不大好，没有发出去，不知道怎么就夹在那本书里了。不知道的不要说我班门弄斧吗？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很好，是老手笔。哪时得工夫，我很愿意请教。”何剑尘对杨杏园道：“李女士是个眼界极高的人，她说好一定不错。不知道李先生看见的，是几篇什么文章？”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动，有点笑意，正想说出来。杨杏园便说道：“几首无聊的小诗，什么好东西呢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杨先生太客气了。我曾听见何先生说过，杨先生近体诗做得最好。去年年冬，和张船山的八首梅花诗，尤其是传诵一时，可惜没看见。杨先生能不能够捡了出来，给我瞻仰瞻仰？”说完，先就微微一笑。杨杏园一想，我那八首诗，是本事诗，怎么能够拿得出来？本想说“不值一看”，又恐怕拒绝李冬青的要求，很不合适。便道：“事是有这一回事，并不是梅花诗，不过借张船山的原韵，做了八首感怀诗罢了。哪天得空，检出陈报来，一定送给李女士指教。”说到这里，便笑着对何剑尘道：“我这几首诗，又是几时传诵一时了？你不是誉扬过分吗？”何剑尘道：“从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里有个杨杏园，自从你在报上登过那八首诗之后……”杨杏园听他说到这里，生怕他老实的说出来，对何剑尘望了一眼。何剑尘接上说道：“人家就说你是一个诗家，引得你越发的要作诗，还打算印专集呢。这不是传诵一时的明证吗？不过你在李女士面前，好像是小巫见大巫，总有些胆怯怯的，不敢说有本事，免得栽筋斗，是也不是？”李冬青禁不住笑了，搭讪着抬起手去理鬓发说道：“我常说何先生是个会说话的人。”这时，何太太换了一件长些的衣服，又系了一条裙子，笑着走出来。杨杏园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客，嫂子为什么还要换衣服才出来？”何太太道：“我倒不是为客来换衣服，因为到了一张新片子，我要和李先生出去看电影。”杨杏园



笑道：“嫂子越发的文明了，在家里讲究运动，又讲究高雅的娱乐。”这句话说得何剑尘笑了。说道：“她就喜欢上电影院，总是逼着我一阵，翻译给她听，电影看完，嘴也干了。如今有了李女士陪他，我就如释重负。”何太太道：“我就不懂你是个什么臭脾气！我看别人在电影院里，一对一对多的很，都是有说有笑的。怎样我和你去，你就讨厌？”何剑尘道：“你要知道，那一对一对的，未必是像我们这一样的关系。有一大半是约着到电影院里去说话的。你说他们坐在一处，应该说话不应该说话？”何太太听了这话，很不以为然，本想驳何剑尘几句，因为李冬青在当面，有许多话不便说，便牵着李冬青的衫袖道：“时候到了，走罢。不要说闲话，耽误了我们的电影。”李冬青站起来对杨杏园微微的鞠了一躬，笑着说道：“再会。”便用手牵了一牵衣服，同何太太走了。

杨杏园对何剑尘笑道：“我来的不凑巧，误了你给太太一趟翻译的差事。”何剑尘也笑道：“这个差事，要未结婚的时候才有趣味，结了婚以后，就没有意思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此话当真。我看许多朋友在未婚的时候，歇不了一天不见他的未婚夫人。到哪里去玩的时候，总是一对。一结了婚，只三五个月，便淡下来。不但不和他的夫人一路出去，有时出去玩的时候，还要隐瞒起来，不让他夫人知道。这个理由安在，我实在不明白。”何剑尘道：“这却不可以言语形容的，你叫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将来你结了婚，你就自然知道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连未婚的人儿还没有，怎样就谈到结婚的事？”何剑尘笑道：“你想找个未婚的人儿？我路上却有个人。”杨杏园听了这话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心里先卜通跳了一下。又微微的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这个愿心，许得早了，还是你夫人要过门的时候许的哩。”说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个懒腰，两只脚架起来，摇曳不定，望着何剑尘笑。何剑尘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我说的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说这话，是有目标



的，打算给你做一个现成的媒。”杨杏园听他这话，明知道他是指梨云，不觉黯然神伤，说道：“日子真快，梨云已经死了一百多天了。”何剑尘道：“清明节快到了，你要到义地去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和你同去一祭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倒忘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‘七千里纪鼓邮程，家山何处？一百六禁烟时节，野祭堪怜。’我是免不了要去，不过去了又要叫我几天难过。”何剑尘道：“你念的这联四六，我好熟，好像在哪儿看过。”杨杏园道：“《花月痕》上双鸳词的碑文，你怎样不记得？说起《花月痕》我又想起来了，我那和张船山梅花诗的八首本事诗。我完全是仿《花月痕》的意思，你为什么告诉密斯李？她要我送给她看，我怎么拿得出手？”何剑尘笑道：“好在你是个倚马才高的人，你不会再做八首吗？”何剑尘说了这话，望着他微笑了一笑，杨杏园倒不好意思，以为他这笑里面，很有些皮里阳秋呢。又闲谈了一会，由诗谈到桃花，杨杏园道：“白过了一大半春天，很是可惜，明天我们同到万牲园看桃花去，好不好？”何剑尘顺口答应“好”，杨杏园就约着明天十二点钟一路去，他才回家。谁知到了次日，他去找何剑尘时，何剑尘已不在家，他一股子高兴，又不愿算了，便一个人出西直门到万牲园来。

这一日，天气很是和暖，风又小，尘土都没有吹起来。走进园去，那些杈杈桠桠的树木，都发了很深的芽，树上东一撮子嫩绿，西一撮子淡黄。太阳照在身上，背上发热，树枝子摆动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很是爽快。虽然北方春迟，春色还浅，可是这一看去，满目都勃勃的有生气了。走进动物园，顺脚踏上木桥，俯看着河里的水，带着一点儿淡绿色。岸边铁网里的水禽，鸳鸯鹅鸭之类，都在水里游泳。内中有一对锦鸭，在那里洗澡，它把脖子插进水里，随着钻进半截身子，然后再由水里钻出来，那水从背上流下去，好像撒了一把珠子一样，煞是好看。想起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那一句诗，不觉提起了一股诗兴。看了一会鸭子，走出